六藝之一錄

一五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三十二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八

秦嶧山刻石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

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薦

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剌遠方登于嶧

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

本益可信也嶧山今謂鄒其記曰始皇乘羊車以上其路猶存即邾文公所卜繹地酈道元曰始皇觀禮於魯登此山命李斯大篆勒銘山顛名曰畫門其文考史記多不合豈傳者誤耶魏武帝使人排倒猶有求者不已秦則無道而篆刻顧後世不及故世以為法取之不窮其後卸落供命不給聚薪其下縱火焚之遂至刓缺然不應遂無存字昔唐人嘗取舊文勒石故謂後世所摹皆新刻然碎碑未絕故是好奇者

思之好古者先當以其人之可尊次當以其事之可傳又其次始以其字之可法耳三者咸無焉雖古不足貴也此碑徒以其篆之古也然登嶧山者不見其石著史記者又無其詞踪跡茫昧不可致詰自唐已有棗木本徐騎省摸唐刻于石今不可見矣鄭文寶刻于長安者亦不得宋公本今刻于墨妙堂者正與此本同自騎省以下又三橅矣所謂雙鈎者亦隱然可見趙東邨謂此雖摹傳之餘然亦自可貴此言為

不誣云格古要論
金華黃晉卿跋嶧山碑云歐陽公謂嶧山無此碑觀
杜子美贈李潮詩則歐陽公之前無此碑已久新齋
李公嘗以模本刻于金陵郡學其石今亦弗存此是
徐鼎臣模刻舊本可寶也同上
府城西北隅有摹嶧山秦碑極精緻旁刻云嶧山秦
刻磨滅久矣宋初惟江南徐鉉有摹本賛皇李建中
傳寫得之遺余曾祖金紫公傳子孫四世踰百年靖

碑於其中文皆為風雨所剝隱約就碑可見缺畫如禹廟没字碑之類不知此石果岑石歟非始皇之力不能揷於石中此山險絶罕有至者得一採藥者則至之耳非僞碑也或云大篆或云小篆皆不可考西溪叢語

秦頌德碑丞相李斯小篆史記始皇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立石刻頌德二世元年春行郡縣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

右秦會稽刻石按史記始皇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立石刻頌秦德後其石人稱秦望山碑山在會稽縣東南四十里宋書載竟陵王子良尅日登秦望山主簿范雲以山上有始皇石刻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雲讀如流子良大悅以為上賓則晉宋以來石固無恙歐陽公趙明誠皆好集古文不應此獨見遺鄭夾漈通志金石略雖嘗載而云疑在越州亦無真見此皆予之所未曉者元至

正初東平申屠子迪為紹興路推官以家藏舊刻刻於路學即今之所傳是也然不知其先何從得之予觀其字畫與嶧山碑絕類豈亦出徐鼎臣鄭文寶之所摹而申申屠氏嘗藏之歟金薤琳琅

申屠氏跋謂石刻與史所載不同者數字今按史云有子不嫁石刻作而嫁史云殺之無罪石刻作無辜史云和安敦誠石刻作敦勉則又跋中之所未及漫識之同上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云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内外靡不清淨在碣石門則云男樂其疇女修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正義曰豭牡猪也左氏定公十四年傳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寄豭者淫於他室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邵氏曰毋云者毋之也咸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攷之國語自越王句踐棲於會

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蕃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
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
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
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內傅子胥
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句踐以寡婦
淫佚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
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佚傳至六國
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為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

之文以此與滅六王并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於秦即以為亡國之法亦未之深攷乎（碑帖考）

秦之罘山刻石

維二十九年旹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

篆耳此遺者或云麻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耶集古錄

凡二十一字文與史記所載二世詔同而不完或傳其文刻于片木麻温故學士得之于登州海上疑後人所傳模也集古錄目

右秦之罘山刻石按史記始皇紀二十九年登之罘山凡刻兩碑今皆磨滅獨二世詔二十餘字僅存後人鑿石取置郡廨歐陽公集古錄以為非真又云麻

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此論非是蓋甫指嶧山碑非此文明矣之罘在秦屬東萊今屬登州金石錄

李斯篆圖經云在牟平縣西北九十里之罘西頂上訪碑錄

之罘山刻石可辨者十九字在登州金石略

秦李斯玉筋篆今存二十一字在山東萊州府文登縣格古要論

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
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措必當莫不如畫皇帝
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
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
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
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
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
沙南盡北户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

功盖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琊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

右秦琅邪臺刻石按史記始皇二十八年東行登琅邪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頌德趙明誠謂其頌詩已亡所存惟從臣姓名及二世詔書然亦殘闕又謂熙寧中密州守嘗模搨刻之於石予家所藏乃宋莒公刻本僅十有七字皆頌詩中語與密本不同俟博識者辨之金薤琳瑯

琅邪臺石刻李斯篆山東青州府諸城縣琅邪山古今書刻

秦碣石刻石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竝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史記秦始皇紀

秦始皇秦望山碑

九州要記云始皇登秦望山以望海今始皇碑在嘉興縣王象之輿地碑目

李斯秦望山碑在會稽今無學古編

秦始皇朐山碑 殘碑二十字

李斯篆在登州州衙金石略

秦贛榆刻石

贛榆縣北東側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一百五十步八寸一行一十二字水經注

著大臣從官名以彰先帝成功盛德唐封演叙後魏太武登山使人排倒之然歴摹爲楷式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火焚之由是残缺上官求請人益勞甚有孫令取舊文勒于他石人間所傳皆新刻也其詞曰（與前金薤琳瑯所載嶧山刻石文同兹不重録）廿如拾切令人作二十字讀非是樂石顔師古謂取泗濱磬石作此碑石皆宋莒公所記而學易先生河間劉師立復著論世傳泰山篆可讀者惟有二世詔五十許字始皇刻辭皆

謂已亡宋莒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摹得別刻新石止有卌八字集古錄亦云江鄰幾纔得此數十字余以大觀二年登泰山宿絕頂訪秦篆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不等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摹其三面殘缺人不措意余審觀之刮摩垢蝕漸若可辨政和三年秋復宿嶽上親以氈椎從事始為完善蓋四面周圍悉有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面起以北東

南爲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制

曰可三字復在西南稜上十二行是始皇辭十行是

二世辭以史記證之文意具如親剸遠勳史作親巡

遠方黎民金石刻史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聖

陲作垂體作禮昆作後皆史家誤北海王壽茂松刻

于石宣政閒張潨侍郎知龔慶府奉詔書修東嶽廟

碑嘗登山訪秦篆與此說同

庚子銷夏記

李斯泰山碑斷本

泰山碑世無石本余僅有二十九字按其文乃秦二世詔也剝落已甚但存郛廓耳此真秦石非宋慶歷中宋莒公及江鄰幾翻刻也金石略中載秦時石刻有十皆李斯一手書當日欲盡滅先王之跡而以己書行世奸惡甚矣董逌有言曰篆文於後世為工然況之三代此其為戎翟異俗之法以亂中國者君子則宜過而不問也余謂其知言

其手跡耳

六藝之一錄卷三十二

嗇孔作穡之艱難乃㓥孔作逸乃憲孔作諺既延孔作誕丕孔作否

則侮厥下闕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孔作度治民祗懼

下闕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年孔作享國五十有九年自時厥後

下闕功田功徽柔懿共懷保小人孔作民惠于矜孔作鮮鰥下闕

酒孔作淫毋㓥孔作逸于遊田維闕共孔作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

正之供毋兄孔作無皇白令日下闕厥丕聖孔作聽人乃訓變孔變

上有之乃亂正刑孔正上有先王之至于下闕則凡白孔作皇自敬德厥

衍白朕之衍允下闕公白於戲嗣王臨于茲孔監上有其

也與毛詩異者如猗作兮貫作宦樞作蓲數字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叙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碑所云顔氏論語碑所云蓋毛包周之比也漢代詩分為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立學官隋志有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旣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為然也

石經儀禮殘碑

翬者何公子翬闕一字何以不稱公下闕栢於是謂栢曰

吾為闕三字矣隱曰下闕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闕二字

之石踖板本作碏立下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闕一字之

邑也曷為下闕仲子板本有也字栢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闕一

字爲栢立故下闕諸侯四諸公者何諸闕一字者何天子

三公稱下闕相處乎內始闕一字諸公放板本作昉於此乎前

此矣前下闕其成也白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板本

有也字吾下闕後爲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下闕

弟毋兄稱兄凡闕五字之大夫也此下闕之邑也天子有闕四
字諸侯皆從泰山下闕而葬不日卒赴而闕一字不告公
曷爲與徹者下闕大夫之未命者也　十年此公子翬
也何下闕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内大惡諱小下
闕國也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試板本作弑也試下闕
葬板本有以爲字不繫闕一字臣子闕二字薨何以不地不忍言已
上隱公
何易之也易之則其下闕諱取周田也諱取已上威公

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

右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威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而無春秋正經又有顏氏說石文斷續不可考繹蓋嚴顏異同之辨也以今板本校之惟易四字省四字爾漢注引陸機洛陽記云禮記碑上有馬日磾蔡邕名今此碑有堂谿典八人姓名論語碑亦有左立二人姓名陸氏所記未之詳也

嘗不得見也從者闕二字出曰下闕無道也久下闕觀之

哉　凡廿六章已上八佾篇

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板本有也字　子曰富與貴是

人之所欲也下闕顛沛必於是闕二字未見好仁板本

有者字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下闕過也各於其黨

闕二字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板本作矣下闕子懷

刑小人懷惠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禮

下闕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

仕也行其義下闕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以乎
板本作而已矣謂虞仲夷佚板本作逸隱居下闕少闕陽擊磬襄入
于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下闕已上微子篇
交於子張子闕一字曰子夏闕一字何對曰子夏曰可者闕四
字者距板本作拒下闕子夏曰雖闕五字觀者爲致遠恐泥是以
下闕其事君子學下闕子夏曰小人之過下闕曰下闕
子夏曰大德闕五字出入可也 子斿板本作游闕六字子下闕
君子之道焉可闕二字有闕一字有卒者其唯聖人下闕仕

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来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後靈太后廢遂寢魏書崔光傳

魏志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

初洛陽有漢時所立三字石經雖屢經喪亂而初無損失及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為洛州刺史毀取以建

紀

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梁有三卷）一字石經尚書六卷（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亡）一字石經魯詩六卷（梁有二卷亡）毛詩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一字石經春秋一卷（梁有一卷）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一字石經論語一卷（梁有二卷）一字石經典論一卷三字石經尚書九卷（梁有十三卷）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梁有十二卷）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

餘皆殘毁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
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讃學碑一所竝在堂前魏文
帝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存髙祖題爲
勸學里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鄴洛陽伽藍記
太學在雒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
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
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壊東
行論語三碑二碑毁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

六藝之一錄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三十四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十 石經

石經遺字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後漢熹平中校定五經使蔡邕以三體書令其石亡失皆盡皇祐中有蘇望者得模本左傳於故相王文康家取其完者而刻之莫辨其真偽也在洛陽蘇氏家歐陽棐集古錄目

蔡中郎石經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為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唐志又有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有此乎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為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遂以為邕所作恐唐史誤北齊遷邕石經于鄴都至河濵岸崩石没于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尋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

異然皆殘缺已甚宋敏求洛陽記云漢靈帝詔諸儒
正定五經刋石熹平四年蔡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
典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説太史令單颺等
奏定六經刋於碑後諸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
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衢其碑爲
古文篆隸三體立太學門外又云魏正始中立篆隸
古文三字石經又刋文帝典論六碑附其次於太學
又非前所謂一字石經也又晉石經隸書至東魏孝

無復全學諸儒妄度聖人隨誤釋謬方將訓習章句
尚不得其序其能得之道全以求聖人之意而不失
哉至其不得於言則疑於經不得於經則疑於學師
習各異則黨學相伐至改滋荄周由等以就其學有
不合者則私定桼書以應其誤獨蔡邕鐫刻七經著
於石碑有所撿据隱括其失而周盡當時號洪都三
字其異文者附見此於已殘之經得收其遺逸而僅
存其可貴也纔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

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奏求正六經文字邕乃自書
於碑大屋覆藏立太學門外號鴻都石經屋覆四面
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昔朱越石與兄
書曰石經文都 闕 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太
學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尺堂前石經四部
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
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
三碑毀禮記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當

曰天命自度碑作亮惠鮮鰥寡碑作惠於矜寡乃逸旣誕作乃憲旣延治民祗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百年以書攷之知傳受譌誤不若碑之正也方漢立學官書惟有歐陽夏侯其書雖不全見今諸家所引與古文尚書全異不應今所存古文反盡同也疑邕旣立二書則或當以古文自存矣王肅解書悉是孔傳便知魏去漢世未遠肅得其文不然不應又盡同也晉內史梅賾闕舜典而當時猶疑知古經

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而無流字年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鳳兮鳳兮作何得之衰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輿者為誰而作執車者為誰子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凡今書多二字耰而不輟作夫子憮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斿而在蕭墻之內作而在於蕭墻之內凡碑

聞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
矣今本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擾不輟子
路以告子憮然今本擾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
然置其杖而耘今本置作植其斯以乎今本其斯而
已矣譬諸宮牆今本諸作之貫諸貫之哉今本貫作
沽又論語每篇各記其章數其最後云凡二十篇萬
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聞之語若曰在於蕭
牆之內蓋毛包周氏於今論語無蓋氏毛氏書此石

乃謂六經悉能為古文非事情也或以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為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數人同受詔令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識君子張縯石經跋

石經殘碑熹平四年立在西京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于太學蔡邕傳云帝從邕與馬日磾所請正定六經文字刊石太學石高一丈廣四尺陸

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雒陽伽藍記則曰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竝在堂前章懷太子引雒陽記則曰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

不知其何所歸而拓本之存於世者固往往而有也

石經考

衛恒四體書勢序曰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許慎撰説文用篆書為正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

閑理不如淳也其所論者中郎之篆爾不言及隸以
令推之漢人之所通行者隸也石經固有古文篆二
體矣未知其出於何人若夫中郎之作隸者蓋隨俗
為之欲人易曉而已固不若許叔重之一點一畫
皆有根柢也故唐李陽冰言蔡中郎以豐同豊
按豐字自後漢三公山碑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碑多已作豊不始於中郎也
李丞相將東為宋魯魚一惑涇渭同流而張參作五

經文字每言上說文下石經石經之文大抵其變而從省者也省者謂之隸其稍繁而猶雜篆法者謂之八分為八分者已不能通六書之指矣故韓退之贈張秘書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而況於為隸為真以至於行草乎雖然古文之變而為篆又變而為隸也五經之異同變而歸于一也此亦勢之不得不然而中郎固適當其時者也顏氏家訓曰世間小學者不通今古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

二百七十有奇三體之文又八百一十九可謂多矣而成都兵火之後此石恐已不存亦未見拓本同上

石經考異者何以補亭林顧氏之考也蓋衆說之齟齬者莫石經若矣史傳異地志異碑刻異唐宋元明諸家之辨證異顧氏述矣而不詳詳矣而不辯予特引而疏通之又自唐開成以後其事少略予特取而補綴之文雖近創而義則實因汲古之士其不以予為勦說也夫雍正十三年太歲在乙卯二月朔仁和

暨光和六年書丹立石祇五經耳

書碑姓氏蔡邕傳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堂谿典見延篤傳注馬日磾見孔融傳注張馴在儒林傳韓說單颺在方術傳洪适隸釋石經論語殘碑末一行有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黃伯思東觀餘論石經公羊殘碑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瑊議郎臣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谿上

缺當是堂谿典也由二碑證之則當時奏求正定者祇邕等七人曁後立石又有左立孫表又有趙䆒等諸人也范史略之耳

書丹不止蔡邕　邕傳及水經注皆言邕自書丹於石使工鐫刻洛陽伽藍記亦言三種字石經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隋書經籍志亦言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董逌廣川書跋乃云石經不盡蔡邕如馬日磾輩相與成之洪适隸釋云今所

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衆體但文
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辨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
張縯石經跋云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丹者亦
不獨邕也

三字一字　儒林傳序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
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伽藍記亦稱漢國
子學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
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後魏崔光傳光為

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甸所跋石經亦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

漢魏碑目　漢立石經不言碑之數目洛陽記有四十六枚之語章懷即引以爲注伽藍志乃云石經二十五碑蔡邕遺跡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此漢石經目也若魏正始中所立酈道元與楊衒之皆云四十

典論六碑附於其次此所謂樹之於堂西者也是魏碑第謝承范曄之書均謂立在太學門外而陸機酈元楊衒之均謂講堂前微有異耳

隋書經籍志正誤　隋書經籍志其中言石經一篇之中互異者數事張孟奇撰疑耀未暇致辯亭林顧氏又辨之未詳予特援諸書以證之其云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按邕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而以五經書丹於石則石經在漢時從未有言

正始石經非邯鄲淳書　魏書江式及北史皆言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而衛恒四體書勢云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為寫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蝌斗之名遂效其形水經注以迄晉書撰恒傳皆同此說胡三省并為計其年歲云按此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云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

論語二卷七錄同隋志一卷唯無典論其云今字者即一字也石經考異

仁和趙信云公羊穀梁皆無正經故邯鄲淳書春秋正經一卷以補之唐志所云今字石經左傳經十卷即此以其專寫正經而不連左傳故稱為左傳經實則無左傳也其十卷則一卷之譌正經不應有十卷也石經毛詩梁時已亡安得至唐復出恐是魯詩之譌也同上

六藝之一錄卷三十四

乾隆御覽之寶